



当代中国创建公有资本逻辑的历史唯物主义语境

杨志臣

摘要:在当代中国,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当代中国现实三者间关系问题,成为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总问题中的基础性问题。在三者互动中,政治经济学批判正在生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历史唯物主义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准备哲学前提的过程中,正在生成为中国化历史唯物主义;当代中国现实正在为生成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化历史唯物主义提出新的历史课题,其中具有决定性历史意义的一项就是在批判和超越中创建公有资本逻辑。中国化历史唯物主义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批判和超越中创建公有资本逻辑的理论努力准备哲学前提时,应特别注重创建公有资本逻辑的批判性、超越性和人民性。

关键词:公有资本逻辑;政治经济学批判;历史唯物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跨越”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81X(2017)01-0071-08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面深入推进,学术界基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审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氛围日益浓郁。在此氛围中,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当代中国现实三者间关系为何成为其他一切问题的基础,其他一切问题之解答终须站立于该问题之解答上。这一问题的产生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在历史的时空变动中运动的自然结果。自马克思1843年开始有意识地将哲学与经济学有机融合,开创出新的经济学哲学,到1867年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标志性著作《资本论》第1卷出版,他始终是在经济学与哲学的融合中,也就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融合中,通过批判私有资本及其逻辑来反思资本充斥其间的社会现实。他和恩格斯认为,只有通过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才能结束资本及其逻辑对人的抽象统治;无产阶级革命将率先在西方取得胜利,进而西方支援东方落后国家“跨越”^①到社会主义社会。然而,首先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并进入社会主义的却是东方落后的俄国、中国等国家。这些国家在国内处于经济、文化等落后状态,国外处于世界资本主义封锁状态,没有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物质技术支援,在这样不利的世界历史环境中,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成为亟待探索的问题。在当代中国,为着继续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继续坚持以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方式审视当代中国社会现实,深入推动政治经济学批判、历史唯物主义、中国现实三者深度融合,把批判私有资本及其逻辑与创建公有资本及其逻辑有机结合起来,应成为学术界的历史使命和理论自觉。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80。

一、政治经济学批判对当代中国现实的关照蕴含着 历史唯物主义维度

马克思是通过历史唯物主义,进而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关注社会现实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与社会现实更接近,因而更具基础性。在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批判每一次参与社会现实,都引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重大变动。与此同时,后者又深刻地影响着前者的中国化程度和自我变革。政治经济学批判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相互推动的良好格局正在逐步生成。自1978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始踏上征程,历经35年,到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决定^①,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值此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代,习近平同志指出,只有把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一般原理与当代中国的经济现实紧密结合,既依据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一般原理牢牢把握住中国经济现实发展的正确方向,不断把中国经济实践推向新的健康的更高发展形态,又要依据当代中国经济现实不断地促使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一般原理具体化、中国化、民族化,进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由于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当代中国经济现实的结合内在具有创建与批判双重维度,作为这一过程之结晶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就相应地在这一双重维度上展现出其自身的历史内涵^②。

其一,创建维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当代中国社会现实相结合的产物。由于政治经济学内在具有关注社会现实的理论本性,当代中国社会现实亦内在具有不断向前展开的实践本性,作为二者相结合之结晶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相应地兼具关注不断变动之当代中国现实的理论与实践本性。这一理论本性要求它在关注社会现实中应呈现出由新内容和新形式构成的理论体系形态;这一实践本性要求它以新的理论体系形态去指引新的社会现实。然而,呈现为理论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其生成不是一挥而就的,而是随着中国现实的不断发展呈现为一个逐步完善的创建过程。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预示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已初步具有了诞生的现实土壤。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创建过程中意义非凡,受到邓小平同志的高度认可,认为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③。此后,尤其是党的十八大迄今,习近平同志及其领导集体把政治经济学批判与中国建设实践的结合继续推向前进,治国理政新格局正在生成,如经济发展新常态、发展新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④)、改革新设计等多方面新观点的孕育,是正在生成中的中国化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具体体现。

其二,批判维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逐步完善又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自身活动的直接产物。这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自身活动包括紧密相连的两个方面:一是政治经济学自身的直接批判活动,通过这一理论活动所具有的生成思想之功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理论框架、运思方法、思想内容等得以逐步地形成、完善、深化;二是政治经济学自身的间接批判活动,通过这一理论活动所具有的反思思想之功能,政治经济学自身直接批判活动生成的思想本身得以成为理论批判自身进行反思批判的对象,这些对象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合法性、合情性问题得以受到诸如追问、质疑、辨识等形式的审视,进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成为真实反映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现实的“实证科学”^⑤准备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根本前提。后者正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中国理应承担起的使命。

① 习近平.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人民日报, 2013-11-16(01).

② 高云涌. “公有资本逻辑建构”与中国化的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16, (3): 15.

③ 冷溶.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怎样在实践中产生的. 人民日报, 1993-11-09(5).

④ 习近平.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人民日报, 2015-11-04(01).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292.

二、在批判和超越中创建公有资本逻辑是历史唯物主义 关照当代中国现实的基本视角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或中国化政治经济学批判,其自身包含的间接批判理论活动直接显示出了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密切内在关涉,展现出历史唯物主义与当代中国现实的密切内在关涉。这意味着历史唯物主义不仅应当承担起为中国化政治经济学批判准备经受住社会实践检验的根本思想前提,而且为着本身能够承担起这一庄严的历史使命,它自己应当不断地将自身的迫切关注现实的内在理论之光转化为现实地关注外在社会实践的理论之光。换言之,历史唯物主义为了能充分展现出自身的理论批判使命,应不断地走向现实、进入现实、参与现实,把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批判本性和一般原理与不断接触到的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有机结合起来,既逐步地推动着当代中国社会实践不断地历史唯物主义化,又逐步地使自身带有当代中国之特点、当今时代之特征、当代中华民族之面貌,也就是促使自身逐步地当代中国化,逐步地生成为当代中国化历史唯物主义。

当代中国化历史唯物主义既事关历史唯物主义又事关当代中国化。历史唯物主义从根本上为当代中国化历史唯物主义提供前进的方向,进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正确前进的方向。当代中国化更多地强调的是当代中国的社会实践状况,关注更多的是历史唯物主义只有与当代中国建设实践相结合才能解决自身水土不服之问题。这两方面综合起来看,当代中国化历史唯物主义从根本上规定着自身关照当代中国社会现实的方式之选择,规定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前进方向的解答;也就是说,要科学解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问题,就要首先选好自身关照当代中国社会现实的方式,这需要胸怀理论批判的大格局,从总体上弄清当代中国之社会现实。这里,我们认为当代中国的最大社会现实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质是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框架内通过发挥资本的历史作用以发展社会生产力,进而为以后消灭资本本身准备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代,当代中国的资本状况十分复杂,私有资本与公有资本错综交织,其自身的历史作用并不能简单地用利大于弊或弊大于利来概括。

第一,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对资本的总体的管控。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当下中国的最大社会现实,其主轴是如何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的关系问题。在当下中国既存在社会主义又同时存在资本的既定前提下,这一问题的解决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社会主义与资本无涉,只专注于发展资本,不顾其他,结果可能是待资本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自然地吞并、取代社会主义;二是社会主义与资本水火不容,看不到或不愿承认资本的历史作用,只注意维护社会主义,结果可能是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等长期处于较低历史水准;三是社会主义与资本并存,社会主义通过资本作用的发挥得到巩固、发展、壮大。理性地看,第三种方式是最优的,既符合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正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当下,又符合建设高级阶段社会主义的未来。欲使这种方式成为事实上的最佳方式,此处的关键是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对资本的总体的管控,使资本始终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框架内发挥作用,以收资本为社会主义服务之效。

第二,在批判中创建私有资本及其逻辑。批判资本及其逻辑,尤其是批判私有资本及其逻辑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应有之义。马克思生活的时代正是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向全球扩张的时代,这一扩张主要通过私有资本或资本的私有形式及其逻辑表现出来。因此,马克思开创的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主要是从经济学哲学层面对资本主义本身发展之谜的解答,其要旨是“对‘资本逻辑’这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灵魂和最高原则的否定和批判”^①。当今时代大格局仍然是资本主义世界历史占主导的时代格局,世界资本主义的各个国家仍然是资本的私有形式及其逻辑占主导的存在状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当代中国

^①白刚,付秀荣.作为资本逻辑批判的历史唯物主义.求是学刊,2011,(6):29.

仍然需要私有资本的存在并以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机构成部分。资本在全球存在的这种状况表明,马克思开创历史唯物主义时面临的私有资本充斥整个社会的时代背景和需要彻底批判资本逻辑的时代语境依然没有过时,历史唯物主义仍然需要把对私有资本及其逻辑的批判作为审视全球社会现实的基本视角,直接参与当代中国社会现实的中国化历史唯物主义亦需要将批判私有资本及其逻辑作为自身存在和发挥历史作用的基本方式。同时,中国化历史唯物主义亦需注意到,在当下中国,私有资本是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框架内运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机部分,具有服务人民的属性,因而应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框架内得到进一步的创建、完善、壮大。这样,在批判中创建私有资本成为中国化历史唯物主义审视当代中国现实的一种具体视角。

第三,在批判中创建公有资本及其逻辑。当代中国资本的存在形式除了私有资本,还存在另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即公有资本。这是资本在历史发展中出现的一种新形态。西方国家存在国有资本,但是国有资本并不必然是公有资本;由于国有资本是为私有资本服务的,因而它本质上仍属于私有资本,是私有资本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与之相比,一方面,在当代社会主义中国存在的国有资本本质上是服务于人民的,因而是公有资本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另一方面,包括国有资本在内的公有资本本质上依然是资本,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资本本身所具有的历史局限性。这样,在批判中创建公有资本及其逻辑就成为当代中国为着发展社会生产力以实现资本的历史作用,进而最终消灭资本过程中,不得不承担的时代任务,“驾驭资本逻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①成为当代中国的现实需求;相应地,在批判中创建公有资本及其逻辑成为中国化历史唯物主义审视当代中国现实的一种具体视角。

关于创建公有资本及其逻辑,这句话本身意味着公有资本及其逻辑的创建并未普遍实现。然而,容易引起误解的是,自国有企业改革以来,国企资产实现了资本化也就表明公有资本及其逻辑普遍建立了起来。不过,事实证明,国有资产实现的资本化并不与公有资本及其逻辑的普遍建立完全等同,而且后者的普遍建立也不是一个纯粹的自然行为。若果真如此,历次国企改革也就成为多余之事。要消除这种误解,应首先探索公有资本的本质内涵。依据马克思分析资本逻辑的思路,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理解公有资本逻辑^②。首先,公有资本的增殖方面,其内在要求是建立在公有资本基础上的公有制企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独立主体,在从事经济活动的生产、经营、营利、风险承担等方面具有相对独立的法人权利和义务;确保公有资本的保值、增殖是公有制企业的直接目的,如此,才能为公有资本和企业发挥公有效应、服务公共利益奠定深厚的经济基础。其次,公有资本的运动方面,其内在要求是公有资本应能按照其本性充分地拥有运动的权利,能具有不断地循环与周转的运动性和突破地域、民族、语言、法律等因素限制向外扩展的运动性。只有公有资本把内在运动与外在运动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切实地发挥出公有资本创造社会财富的应有活力。再次,公有资本的竞争方面,其内在要求是公有资本应注意提升自身在市场竞争中的生存发展能力,欲达此目的,公有资本应切实遵循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在企业构成、生产效率、资源配置、人才培养、科学技术转化等方面进行全面的优化完善。第四,公有资本的风险方面,其内在要求是公有资本应注意全面提升自己在市场竞争中的防范与抵御风险意识和能力,在公有资本的投资方向、经营和管理水平、配置结构、具体使用等方面全方位地进行优化,尽力应对好公有资本运动中的各种不确定性。概言之,公有资本逻辑的这几方面内涵正是历次国企改革欲达到的直接目的,都有待进一步得到普遍展现,是需要付出长期努力的艰难之事。

第四,在批判和创建中超越资本及其逻辑。在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资本是一种历史存在,具有符合自身规律的产生、发展、消亡过程。就人类社会发展的世界历史范围而言,资本的历史进步性已伴随着英国在19世纪20年代爆发经济危机达至高点,此后资本在英国的发展进入历史局限性逐步呈现的状态;资本的历史进步性伴随着西欧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爆发无产阶级反抗资本的三大政治运动达至

① 叶险明. 驾驭“资本逻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论. 天津社会科学, 2014, (3): 19.

② 高云涌. 资本逻辑的中国语境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使命.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16, (1): 87.

高点,此后资本在西欧的发展进入历史局限性逐步占上风的状态;全球范围内,伴随着俄国无产阶级十月革命的胜利,资本的发展进入历史消极作用日益突出的阶段。资本在全球的消亡具体到每一民族国家,则异常复杂。

就中国言,由于种种因素的限制,资本的历史进步性在20世纪70年代末之前不曾有一个充分显露过程,同时也就是其历史局限性不曾有一个充分显露过程。此后,伴随中国社会走上建设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资本在其自身发展的近40年中,其历史进步性和局限性都逐步呈现在人们眼前。无论以民营企业为主要载体的私有资本还是以国有企业为主要载体的公有资本,都是一个矛盾综合体,在推动着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产生着日益复杂的社会矛盾群。这就内在要求人们以辩证眼光审视私有资本和公有资本,把批判和创建综合起来,在批判中创建私有资本和公有资本;同时,就这两种资本比较而言,更要注重增强公有资本在资本总体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以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性质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人民性。然而,需要时刻注意的是,无论私有资本还是公有资本,始终都是资本,都具有内在的历史局限性,因而在批判中创建资本及其逻辑时,需时刻牢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初心,为在不断地超越资本中建设共产主义社会而不懈奋斗。

概言之,中国化历史唯物主义只有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对资本的总体的管控,在为中国化政治经济学批判准备根本思想前提的过程中,把在批判中创建私有资本及其逻辑与在批判中创建公有资本及其逻辑辩证结合起来,进而为最终超越资本及其逻辑不断地做出脚踏实地之不懈努力,才能真正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式参与、指引、超越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从而承担起关照当代中国发展现实的理论使命。

三、历史唯物主义在批判和超越中创建公有资本逻辑的具体体现

就在批判和超越中创建公有资本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化历史唯物主义应当有所作为,二者既要通力合作,又要有所分工,形成分别从哲学经济学和经济学哲学两个层面共同创建公有资本逻辑的良性互动局面。这两个层面的创建有所不同:哲学经济学层面主要基于经济学视野对公有资本逻辑的具体运行机制进行创建,经济学哲学则主要基于哲学视野对公有资本逻辑存在的合理性、合法性、合情性进行创建;前者主要是运用政治经济学的直接理论批判活动所具有的构成思想功能进行创建,后者则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间接理论批判活动所具有的反思思想功能进行创建,是一种前提性创建。这种具有批判本性的前提性创建在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共同形成的在批判和超越中创建公有资本逻辑的合作分工格局中,内在构成后者的一个有机部分,即成为后者的哲学前提批判。在这一哲学前提批判视野中,公有资本在当代中国的资本总体中是占主导地位的资本,是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的体现,是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和人民性的公有生产资料;公有资本逻辑反映的是公有资本的内在关系、运行机制、发展前景,深层次上反映的是公有资本如何在确保安全增殖、顺畅运行、有力竞争、防范风险等一系列运动环节中坚守社会主义性质和人民性的前进方向问题。详细言之,中国化历史唯物主义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创建公有资本逻辑的理论努力准备批判性的哲学前提时,应注意考虑三个基本方面:

第一,注重在批判和超越中创建公有资本逻辑的批判性。马克思没有在字面上使用“资本逻辑”这个概念,却在更为深刻的层面上创作出了批判“资本逻辑”的《资本论》。他在这部著作中对私有资本逻辑的存在前提(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进行了精细批判,探究到人与人之间的真实关系受到物与物之间关系的遮蔽,进而对表现为物与物之间关系的资本、工资、地租等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概念进行了批判性审视,从而成就了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副标题的《资本论》。当今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如要承担起为创建公有资本逻辑准备哲学前提之使命,亦须像马克思示范的那样,对公有资本逻辑的存在前提进行批判性审视。

从公有资本存在的本质关系维度来看。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作为一种存在从深刻性上看是一种

关系性存在。基于此,当代中国社会实质是当代中国社会关系,当代中国社会的运动实质是当代中国社会关系的运动,是社会利益关系的运动(关系总要表现为利益)。公有资本作为社会存在物是当代中国生产关系系统中占主导方面之生产关系的体现者,是表现为积累的、联合的劳动之于活劳动的生产关系。公有资本在社会主义政府领导下,是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主导力量。

从公有资本存在的大历史维度来看。公有资本是一种历史性存在,就其存在的大历史而言,它是继原始资本(潜在的资本)、私有资本之后生成的一种资本新形态。马克思生活的时代,资本的形态只有私有资本这一种形式;他认为私有资本将在西方发达国家随着资本的历史作用逐步地达到实现其历史普遍性程度时自我消亡。然而,东方落后国家率先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给这些国家提出了如何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个迫切而现实的问题。在当代中国,公有资本正是无产阶级政党把马克思利用资本消灭资本的思想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创造性产物。公有资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将逐步地把自身具有的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历史作用释放出来,进而逐步达到其历史普遍性状态,从而在逐步扬弃非公有资本进而扬弃公有资本的过程中完成自我消亡。

第二,注重在批判和超越中创建公有资本逻辑的超越性。理想是与现实对应的;理想源于现实,但又超越现实,总是追求转化为高悬于现实之上的现实,即理想性的现实。人即是如此。人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现实,然而,这种现实却是会思想的现实,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思想到自己的不如意之处,进而想方设法“把现实变成更加理想的现实”^①。由是可知,历史唯物主义在将自己的内在之光投射到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现实中时,应充分遵循人是理想性的社会现实存在物这一人性之内在要求,向人民群众提出超越当代中国社会现实的科学的、美好的世界画像、未来图景和目标追求,并促进社会现实的自我超越、自我完善、自我进化,才能更好地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种种利益关系运动进行总体理解和批判性审视,进而逐步地达到对公有资本运动逻辑的多方面引领。

先看历史长时段与历史中短时段中的公有资本及其逻辑。就历史长时段而言,社会形态的发展在资本主义之后出现的是高于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社会生产力采取的是市场经济方式,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发展社会生产力将不会采取市场经济方式。然而,就历史短时段而言,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和已进入社会主义的生产力落后国家应采用什么方式来发展社会生产力呢?这个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一直是争论的热点。当代中国关于这个热点问题的解答是采取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方式,也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现了从资本主义向完全胜利的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暂时性特点,是当代中国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必然方式,是占有资本主义文明的必然的历史形式。换言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遵循的公有资本逻辑还不是完全胜利的社会主义所应遵循的发展生产力的逻辑,而是当代中国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得不遵循的发展生产力的暂时性方式;与完全胜利的社会主义所应遵循的消灭资本、消灭私有财产等逻辑相比,它只具有手段意义上的历史重要性。只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在充分吸取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中国共产党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当代中国正在运用蕴含着公有资本逻辑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当代中国正处于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走向完全胜利的社会主义的历史过渡期。基于此,中国化历史唯物主义应立足中国当前实际,把具有历史暂时性的方式作为当前阶段的目的,把创建公有资本逻辑、壮大公有资本视作当前阶段的目标,等到不再需要以市场经济方式发展生产力的条件成熟时,再逐步地消除资本驱动生产力发展方式对人的全面发展要求之遮蔽,通过人本身的全面自由发展要求来引领社会生产力的合乎人性之发展。

再看人的有限独立性与资本逻辑的内在否定性。在当代中国正在着力于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式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背景下,一方面,人的存在状态已初步走出封闭的、人依附人的不独立状态,人的存在获得了一定的独立性;另一方面,人获得的这样的独立性又是有限的独立性,其集中表现是这样

①孙正聿.孙正聿哲学文集:哲学通论:第9卷下册.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542.

的独立性是建筑在人对物的依赖性基础上的,人的存在普遍物化,依然没有超出马克思在1857至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提出的人的存在第二种状态,即“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①状态。究其根源,在于中国原有的社会生产力十分落后,因而不得不采取发挥蕴含着公有资本和私有资本及其逻辑的市场经济方式来大力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与此同时,公有资本及其逻辑和私有资本及其逻辑自身具有的历史局限性,也就是资本及其逻辑的历史局限性也就随之而来。由于蕴含着私有资本的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亦存在历史局限性,因而需要既创建又批判私有资本及其逻辑;由于蕴含着公有资本的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导部分,关乎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和人民性,同时亦具有资本的局限性,因而需要既创建又批判公有资本及其逻辑;公有资本和私有资本各自进行比较,当前,创建维度更急迫一些,但是,批判维度也应时刻牢记,抓紧铺排;公有资本与私有资本相比,公有资本及其逻辑的创建更应受到高度重视。在此种复杂情况下,中国化历史唯物主义应面向社会现实,在创建公有资本逻辑时不忘批判公有资本逻辑,不忘公有资本之于私有资本的优先性,以期通过资本逻辑的内在否定,在释放私有资本、公有资本历史作用的过程中,逐步超越私有资本、公有资本,进而逐步超越资本本身。

第三,注重在批判和超越中创建公有资本逻辑的人民性。通过上述两方面的分析,可以发现,公有资本与私有资本一样,其发展既具有历史必然性又具有历史暂时性,是融历史解放作用与历史遮蔽作用为一体的矛盾事物。因此,创建公有资本逻辑,充分发挥公有资本推动生产力发展之历史解放作用的同时,亦应警惕公有资本遮蔽人的自由发展之一面,通过创建活动的多方面安排,坚守住公有资本应具有的人民性。换言之,时刻需要注意的是,始终坚持创建公有资本及其逻辑中的批判维度和超越维度,坚决防范和设法应对好因充分发挥公有资本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历史作用而可能导致的诸如公有资本的直接目的(增殖)与根本目的(服务人民)的冲突、公有资本及其逻辑的创建对市场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的多重影响、企业活动触角的过度延伸对生态环境、伦理文明的破坏等问题。

首先,创建公有资本逻辑的人民性应具体体现为一系列良性制度。制度是一种社会关系存在,是—定社会关系的凝结,是为了维护—定利益秩序而出现的一—定社会关系的凝结和固态化。由于利益总是社会的利益,社会利益只有在处于秩序状态而不是混乱状态时才真正符合作为整体的人的真正需要(显然,此处是指良性秩序状态),而社会利益秩序只有在制度范围内才能得到存在的基本保障,因此,制度化作为制度得以形成的方式和过程对于利益秩序的维护十分必要。当代中国,无论是公有资本及其逻辑得以存在的历史条件,还是公有资本的正常运动、公有资本逻辑的正常作用,都需要首先具备一定的良性制度条件。这里的“良性”首先体现为人民性,换言之,制度自身就是一种利益关系的具体体现,良性制度应首先是为着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存在的。中国化历史唯物主义应多注意从经济学哲学层面对公有资本逻辑之正常展开所需的具有前提性的良性制度条件进行创建,把公有资本及其逻辑的历史作用置于服务人民的根本利益之良性制度框架内,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创建公有资本逻辑所需的具体制度条件准备制度哲学前提。

其次,创建公有资本逻辑的人民性应具体转化为关怀人之存在的道德维度。公有资本也是资本,也具有资本追逐利润的内在冲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述私有资本本性的论述在今天依然适用于分析公有资本之本性。这种内在冲动一旦突破—定限度,就会造成多方面的、程度或深或浅、影响或远或近的负面效应。为加强对这种负面效应的全面控制,将其尽可能地压缩到最低限度,中国化历史唯物主义应密切结合当代中国实际,把人民性之具体表现的道德维度全面地、全过程地灌注到公有资本逻辑的创建之中,使公有资本的存在本身具有服务人民的本性,使公有资本的具体运行在诸如劳动者之劳动、生产资料之使用、生产对象之开发、公有资本具体承担者之利润的获得等方面都充分体现出关怀人、为了人之自由全面发展的道德历史使命感。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2.

在主要由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科学社会主义构成的马克思恩格斯理论有机体背景下,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问题成为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的诸种问题中具有根本统摄性的总问题,成为诸种问题不得不绕之旋转的主轴性问题,成为诸种问题之所以成为问题及其如何才能得以正确解决所不得不首先加以探究的根本方向性问题。中国在解决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问题时走过弯路,把科学社会主义描绘的理想图景直接作为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案之思路,已有历史本身给出了结论;面对经济发展乏力之局面,把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解决问题的根本指引,在推动当代中国发展经济方面取得重大历史进步的同时亦产生出诸多十分复杂的经济和非经济问题;历史唯物主义在解决这一总问题中的潜力仍需大力挖掘,并且简单凭借历史唯物主义存在着机械套用之弊。在当代中国,只有把科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历史唯物主义辩证统一为有机整体,把这一有机整体与当代中国现实辩证统一为有机的理论整体和实践整体,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总问题才能得到合理解答。在这一格局中,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当代中国现实三者间关系问题成为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总问题中的基础性问题。在三者互动中,政治经济学批判对当代中国现实的关照蕴含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创建维度和批判维度,而历史唯物主义关照当代中国现实的基本视角是在批判和超越中创建的公有资本逻辑,而历史唯物主义创建公有资本逻辑的具体体现即特别注重在批判和超越中创建公有资本逻辑的批判性、超越性和人民性,以此才能形成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当代中国现实三者间的有机统一整体。

Historical Materialism Context of Creating the Public Capital Logic in Contemporary China

YANG Zhichen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hree aspect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reality has become a basic problem of general problem of how to build socialism. I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three,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is becoming the political economic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s becoming Chines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the period of preparing philosophical premise for the political economic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reality is putting forward new historical tasks for the developing sciences of political economic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Chines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mong these, the public capital logic in the critique and transcendence has a decisiv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Chines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should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attributes of critique, transcendence and serving the people of creating the public capital logic in the critique and transcendence, when preparing philosophical premise for the political economic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public capital logic;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historical materialism;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leaping over Caudine Forks”

● 收稿日期: 2016-02-29

● 作者地址: 杨志臣,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872。Email: zhichen_yang0708@126.com。

● 基金项目: 中国人民大学 2015 年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资助计划

● 责任编辑: 涂文迁